

造物记·青铜

□朱斌峰



与铜相遇是一种缘分。推开铜陵市郑东平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大门,金属与松香的气味扑面而来。工作台上,蜡液沿着铜尺边缘凝固成0.3毫米的薄片,正在形成蜡模。又过了些日子,再推门而入,一件青铜器终于复制成型了。阳光穿透镂空纹饰时,文物专家带着仪器赶来,鉴定显示:新铸件的金属配比与春秋时期误差不超过0.7%,失传的蜡丝走位法在显微镜镜头下纤毫毕现——这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失蜡法”代表性传承人郑东平,在抢救性复制许公宁青铜器。

在“治石为器,千炉齐设”的古中国,青铜铸造在卜辞中称为“铸黄吕”,这是人类继制陶后发现的又一种铸造造物的方法。“成形土鼓后,赋质夏尊前”(乾隆《咏陶尊》)。当先人用泥巴捏成钵体,放置火上煨烧时,出身于泥土的陶器展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火光。那时的陶罐盛着人间烟火、四季光阴,盛着朴素的生活的穹形的家园,母性般包容着厚土。而之后的青铜时代,从钟鸣鼎食的礼制、戈舞云天的战争,到融通天下的铜币、焚香缭绕的香炉,人类铿锵有声地拉开了气象万千的文明序幕。从陶到铜,就是从抟土成器到石头开花。



规矩之刃

□杨勤华

将信念筑牢
才能看见远方
将理想丰满
才能展翅翱翔
将规矩守住
才能勇往直前

我愿在信念的基石上
刻上规矩的印记
我愿在理想的翅膀上
紧贴上规矩的色彩
将规矩视为枷锁的人
终将带上枷锁,被自由抛弃

不为繁华蒙蔽双眼
规矩,给了我洞悉的目光
不为金钱所腐蚀
规矩,给了我护身金甲
不畏权势而屈服
规矩,给了我坚定的底气
不畏邪恶而斗争
规矩,给了我坚强的勇气

规矩是一方尊贵的美玉
闪烁着温润的光泽
规矩是一把锋利的宝剑
护卫着你的纯净

(安庆铜矿 选送)

中国铜!有多少器物在千年时光里露出斑斓的表情。埏埴作器,模范为形。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主要为范铸法,就是用陶土等制作出欲铸之器的模样,再以模翻制外范和内芯,内外合范后将熔化的青铜熔液浇注入范,等铜液冷却凝固后,打碎外范,掏出内范,一件铜器就铸成了。这种规天矩地的造物法,开拓了模具造型的历史,衍生出“模范”“就范”等习语。而就在此时,一缕松香弥漫开来时,一种叫失蜡法的铸铜工艺从2600年前开始了。清代朱象贤《印典》中载:“拔蜡:以黄蜡和松香作印,刻文,制纽,涂以焦泥,俟干,再加生泥,火煨,令蜡尽、泥熟。熔铜倾入之。”失蜡法亦称走蜡、失蜡,又称拔蜡。它用蜂蜡、松香等加热制造蜡模,在蜡模表面敷以配制好的泥料和耐火材料,焙烧烘烤后使蜡模熔化流出而形成“空壳”型腔,再向腔内浇注铜液,凝固后即可得铜器。“泉滴胜清磬,松香掩白檀”(齐己《东林作寄金陵知己》)。当先人以松脂替代陶土,铸铜就从坚硬走向了柔软,从琢石成器走向了虚实相生。

一块蜡,来自松树渗出的金黄的汁液。它受热变软,可凭一双手赋形,捏拔出细小凹凸或透雕的形状,雕出多层镂空的造型,刻出精致细密的纹饰,展现出蟠龙的缠绕、衣物的纹理、动物的羽毛等,“按钮刻字,无不尽妙”。它具有极强的造型表现力,能让工匠自由地

发挥想象力,雕镂书文物象,塑形入微。

一块蜡,来自蜜蜂酿出的甜蜜的汁液。它遇火融化,以“失”为“得”,在蜡模融化后留下空腔,注入铜液冷却后即可得一件器物。蜡模的“消失”让金属的“永恒”成为可能,显现出“以退为进、以毁为造”的大自然的辩证。也正因于这种“失”,一个蜡模通常只能浇铸一件作品,这使得每件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具有唯一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品。

从一尊尊鼎彝、一个个印玺、一只只乐钟、一座座佛像,到航空航天发动机的涡轮叶片、珠宝定制的戒托,失蜡制器从先秦到明清一脉相传下来后,成了现代精密铸造的“始祖”。上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工程师奥斯汀创立现代熔模精密铸造技术时,曾从中国传统失蜡法中得到启示。如今在科技领域,精密仪器零件的铸造,以“现代失蜡法”熔模精密铸造实现微米级精度,一丝一毫皆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有些幽光总是倏忽而至。在一个展台上,一只陈璋壶复制品在射灯下灿然。陈璋壶原件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是一件集先秦金属工艺之大成于一身,能体现古代青铜铸造工艺最高水平的现存青铜器。这只复制品全器含壶身、铜龙网络、箍带、立兽、辅首、衔环、圈足等7个部分19个构件,以及镶嵌、铸接、纹刻工艺都把握得非常完美。壶体系浑铸成型,而其他铸件均系分铸后再焊接为一体,在壶的外部有一层保护网,网

套是由几十条龙和五百多枚梅花钉交错而成。其重金络壶,文饰华丽,内外镂空,反复缠绕,多层缂络装饰,需运用失蜡法、错金银等多种工艺,与镶嵌、铸接、纹刻工艺的完美结合——这便是守护失蜡法的大匠郑东平高仿而成。失蜡法的传承之路悠长而曲折,明清尤盛,但至上世纪50年代日渐衰落。1964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对传统失蜡法进行实地调查,在佛作老艺人门殿普指导下,用失蜡法复原了北魏风格的自在观音像。1979年,应国家文物局之请,华觉明又指导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双起翔复原出这一铜像。上世纪90年代,出生于铜陵的郑东平得华觉明、双起翔真传,经多年潜心钻研,掌握了这一古老技艺。2011年南京博物院、中国科技史学会传统工艺研究分会,携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和工艺制造专家,对陈璋壶进行修复和复原研究,郑东平鼎力提纲参与其中。此后,这位大匠复制的陈璋壶,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侨界(创新成果)贡献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赛“金奖”、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创意奖“金奖”。一只壶就这样实现了穿越千年的青铜叙事……

“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袁枚《到石梁观瀑布》)。制器尚象、器以载道,青铜在与火共舞中闪现出中国造物的智慧之光。



刚上大学那会儿,同学之间彼此都欠熟悉,于是周末以小组为单元,借个海鸥120或135相机,到公园或展览馆走一走,拍拍照片,再买一些相纸和显影粉,由懂行的同学冲洗成黑白照片,发给同去的同学,是一种常态式活动。

手头有张老照片可能就是那种活动的产物。地点在合肥包河公园,照片中女同学是刘宜群,似乎是被勉强拉郎配的,青涩中有说不尽的羞涩。男同学是吴海波,穿的可能父亲的工装,同样青涩得可以,却有一种“你强任你强,清风满山岗”式的假壮胆。那时候上大学不易,大家出门都挂枚徽,他俩也不免俗。

我因为不跟他们同一小组,多年后才看到这张照片,也可能是他们老乡聚会的一个合影。吴、刘是安庆市区人,而我属于安庆农村,当时的交往并不多,但我觉得这是一张最美的照片,照出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特有的简朴和青涩,男女关系微妙又朦胧的现实,所以在同学群里推荐过。

吴海波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心里又非常清楚的人,格调比我高不少。我那时候还在按教科书上说的找世界名著来读,他却在买丹纳的《艺术哲学》了。后来他买梵高的传记《渴望生活》,特意向我推荐过,可能是看我在无师自通地学画画。这两本书我也翻过,但是不是借海波的,我已经记不清。上大学的好处是,你会发现一批优秀的人,那总让你有见贤思齐的冲动。

海波毕业后被分到省直部门,偶尔检查工作到我这个城市,也喊我见见面,还是那种低调、温和又幽默的样子,这让我觉得并不生疏。虽说是同学,其实就那四年,后来人生际遇不同,升迁情况各异,端架子拉腔调的人也不罕见,所谓同窗情谊从来是少数人的事情。

有一次他陪一个官长来本地视察,那是一个足足比我们胖大三成的人物,为此我印象特别深刻,不久听说被请进去“喝茶”了。此后,我跟一些官长吃饭,总是条件反射地想,弄不好又是一个被请进去“喝茶”的人。

我们这个班从政的超过一半,即使做专业,后来也多了到领导岗位,到退休时厅级、处级干部占了大半。庆幸的是,除一人死于意外,其他人都健康、平安着陆,含饴弄孙,老有所乐。

海波毕业后被分到省直部门,偶尔检查工作到我这个城市,也喊我见见面,还是那种低调、温和又幽默的样子,这让我觉得并不生疏。虽说是同学,其实就那四年,后来人生际遇不同,升迁情况各异,端架子拉腔调的人也不罕见,所谓同窗情谊从来是少数人的事情。

有一次他陪一个官长来本地视察,那是一个足足比我们胖大三成的人物,为此我印象特别深刻,不久听说被请进去“喝茶”了。此后,我跟一些官长吃饭,总是条件反射地想,弄不好又是一个被请进去“喝茶”的人。

我们这个班从政的超过一半,即使做专业,后来也多了到领导岗位,到退休时厅级、处级干部占了大半。庆幸的是,除一人死于意外,其他人都健康、平安着陆,含饴弄孙,老有所乐。

秋天的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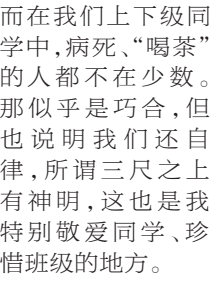
□汪厚明

当最后一丝夏的燥热被秋风轻轻拂去,秋天,迈着沉稳而优雅的步伐,悄然降临。这个奇妙又神秘的季节,宛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内心深处那扇充满遐想的大门。

漫步于林间小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如诗如画的斑斓树叶。它们好似一群技艺高超的舞者,在秋天的舞台上,逐渐换上了五彩霓裳。红的似火,那是燃烧的热情;黄的如金,那是岁月的沉淀;绿的犹翠,那是生命的坚守。微风轻拂,这些泛黄的叶子纷纷扬扬地飘落,宛如千万只金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看着这一幕,我的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凄美之感。那一片片飘落的树叶,仿佛是人生中逝去的岁月,虽已消逝,却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让我不禁感叹岁月的无情与生命的短暂。

走出树林,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广袤无垠的田野。田野里弥漫着瓜果的香甜气息,仿佛是大自然精心调配的香水。那金黄的稻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金色的海洋。秋风吹过,稻浪此起彼伏,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此时,田野里正忙碌着一群辛勤的身影——现代农民。他们驾驶着先进的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尽管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但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收获着劳动的果实,也收获着生活的希望。看着他们,我心中对这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他们就像秋天里的守护者,用勤劳和汗水,诠释着生命的价值。

当夜幕降临,秋天的夜晚便展现出它神秘而迷人的一面。月亮宛如一位羞涩的少女,缓缓爬上柳梢,洒下银白的光辉。星辰如同镶嵌在夜空中的宝石,闪烁着璀璨的光芒。秋虫在草丛中轻轻吟唱,那清脆的歌声,宛如天



□程保平

而在我们上下级同学中,病死、“喝茶”的人都不在少数。那似乎是巧合,但也说明我们还自律,所谓三尺之上有神明,这也是我特别敬爱同学、珍惜班级的地方。

刘宜群毕业后回到安庆,据说是为了照顾家庭,那时她谈了一个男生,在外地上大学。那小伙子我见过,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理科生。她跟海波没有产生化合反应,我觉得有点缺憾,他们在形象和气质上都接近,但所谓世事难料,不过是外人看西洋景,对当事方而言,总有其内在的逻辑。

我工作后回老家去看过刘宜群一两次,有一次还去了她的家,那个理工男就是在那时见到的。她因为调研也来过本地一次,到我办公室里说话,饭都没吃就走了。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点专长,不带人麻烦,所以犯不着特意交好,这也可能是这个班平安着陆的一个注脚。

跟班上绝大部分女生一样,刘宜群也是忠于班级的,凡班上组织的活动都热心,不像男生,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野心贼大贼大的。我至今还留有一张照片,是前几年春天十几个同学走皖南,刘宜群跟李杰在喝酒时唱黄梅戏的情形,还是当初那个嗲嗲的女生,看得人意趣盎然,可见本性不易改变。

去年我们毕业四十年,同学们又聚会了,我因为家里老人生病走不开没去成。我其实特别想去。所谓人生苦多,人生苦短,我这辈子能走到今天,全是沾了上大学的运气,也是如此,就想回到过去的时光,跟同学们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后来在同学群里看照片,发现刘宜群和吴海波又合影了,不知道是不是由我的赞赏引来的?

这张老照片我端详过多次,就像我端详他们曾经的那张一样。他们都是坦然的,是铅华洗尽后橡树的伟岸与木棉的明媚,也是越过四十四年沧桑后的回味。时间可以改变容颜,但改不了曾经的故事,曾经的美好和回味。

两面人培根

□陈邦元

出言行不一,道德沦丧,应列贪官行列。

身为大法官,面对当事人的行贿,培根总是来者不拒,欣然笑纳,其贪婪自爱德华·埃格顿告发才彻底暴露。

爱德华·埃格顿为保证控告哥哥罗兰·埃格顿案件中胜诉,他送给培根400英镑和一个价值50英镑的大水盆,培根接受了,但忘了收入钱财,替人消灭,做出了爱德华·埃格顿败诉的判决,导致爱德华·埃格顿暴跳如雷,将大法官培根告发了,其他向培根行贿而没有得到有利于自己判决的行贿者也纷纷参与告发。英国下议院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培根受贿问题。1620年5月3日培根受贿案开庭,法庭上,28件培根受贿的物证摆在那里,大法官傻了眼,培根不得不认罪,被关进了伦敦塔,并处4万英镑的罚金。由于国王的关照和开恩,不几日培根就被释放了,4万英镑罚金也被免除,不过培根的政治生涯到此终结。

爱德华·埃格顿行贿的400英镑,今天看来也许不算大数字,但在培根生活的年代可算是一笔巨款。1596年培根被委任为皇家法律顾问,得到赏赐的年金是40英镑;1603年培根受封为男爵,得到赏赐的年金是60英镑。

作为大法官,培根深知公正司法意义深远,他曾说:“一次冤

判比多次的罪行其害尤大,因为罪行不过搅污了水流,而冤判则搅污了水源。”然而在培根的司法生涯中,往往吃了原告吃被告,这难免不产生冤判。有一位漂亮的贵妇带100英镑去培根的府邸,培根接过贵妇的钱包,激动地说:“一个法官怎么能拒绝一个如此漂亮的夫人亲手做的钱包呢?”不久,贵妇又给培根送了200英镑,有利于贵妇的判决就做出了。这说明培根在道德上存在严重瑕疵,言行是不一致的,是一位名副其实搅污水源者。

培根的妻子安妮·培根是一个富婆,培根每升一次官,年俸都升高不少,大法官位上,培根年俸高达16000英镑,按理说培根是不缺钱的,也不差钱。但培根追求奢华,挥霍无度,他雇用了40名男仆为他服务,非常讲究感官上的舒适,不仅自己穿华丽的服装,而且仆人一律穿用西班牙皮革制成的靴子,以至培根去世时,不仅没有积蓄,而且还欠了2万英镑的债务。这就不难看出他受贿的必然,不受贿才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地方还在于,培根债台高筑,可他去世时竟然在遗嘱中指明,把他的遗产作为大学设置科学讲座的基金,真是做大事不拘小节,让人啼笑皆非。

两面人培根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

